

王维、祖咏赋诗别业见高下

顾农

别业居幽处,到来生隐心。南山当户牖,泮水映园林。竹覆经冬雪,庭昏未夕阴。寥寥人境外,闲坐听春禽。上面这首题为《苏氏别业》的五律是盛唐诗人祖咏的作品。所谓“别业”就是现在称为“别墅”的房子,一般都建在环境优美的地方,主人平常不住在这里,得空时到这里来休闲度假。从诗中的描写看去,苏老爷的这座别墅位于终南山北麓,打开门窗就看到山,泮水从园子旁边经过向北流去,清静寂寥,风景很好,到这里来采访做客令人产生隐居于此的念头。诗这样来写当然可以,但比较一般化。

苏氏别业地处当年首都长安郊区的黄金地段,看来主人的身份非常高。祖咏此诗重点描写这里的幽雅安静,竹树掩映;虽然已经是春天了,而去年冬天的积雪尚未化尽,庭院里光线比较黯淡,在这里听听鸟鸣,看看山水,何等惬意;看墨甚淡,而气氛全出。

“经冬雪”是祖咏很关注的景象,多有名句。当年他参加科举考试,写《终南望余雪》诗,按规定本应写六韵十二句,他只写了四句就去交卷:“终南阴岭秀,积雪浮云端。林表明霁色,城中增暮寒。”遭到诘问,他回答说意境已经全出,不必再多写了。祖咏本人也有别墅,他在《归汝坟山庄留别卢象》诗中提到“对酒鸡黍熟,闭门风雪时”,看来他对雪景有着特别的感情。汝坟在今河南汝阳、临汝间。

《苏氏别业》诗末提到“闲坐听春禽”固然是写住在这里的悠闲生活,也是从侧面衬托山中的安静,这正是所谓“鸟鸣山更幽”。

唐代富贵之家修建别墅蔚然成风,多有园林之盛,唐诗中写自家或别人家之别墅的诗屡见不鲜,水平高下颇有不同,试举出祖咏之诗友王维的《终南别业》来看:“中岁颇好道,晚家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,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,谈笑无还期。”

王维的别墅也建在终南山中,环境优雅清静,诗人在这里享受彻底的自由与禅悦,不单是欣赏自然风光而已。《终南别业》的知名度大大高于《苏氏别业》,这是因为王维诗中不仅有景物和生活,还有思想和人情,拿来与祖咏有些弱点的诗加以比较并读,大可引人深思。

逐,被山洪追赶……背上装着所有家当,身后跟着女人,女人怀里抱着孩子,步履不停,寻觅可以栖息的家园,命运未给予他们安稳舒适,但他们的眼睛始终清澈明亮,笑容依旧愉悦。想必,这样苦中作乐的松弛,亦是共通的生存天性。

这只是我的臆想,但我愿意让这样的假设停留在我的脑海中并反复咀嚼它。读懂了松弛背后的沧桑底色,心头便对这雨生出几分虔诚的谢意。雨水像是弥补自己过往的失信,它们紧随我的步履,浸湿了我的裤脚,扰乱了我的行程,但我开始学着山西人的模样,不再焦灼,让自己的身心都慢下来。回程路上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山西人的松弛是遵循自己的节奏,不被时间追赶。世间奔波都抵不过一份心安,允许自己慢下来,也是与自我和解的一种圆满。



夜光杯

慢下来。回程路上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山西人的松弛是遵循自己的节奏,不被时间追赶。世间奔波都抵不过一份心安,允许自己慢下来,也是与自我和解的一种圆满。

在绵密的雨帘中,我见到了瑞子。黑瘦,留着板刷头,一咧嘴就露出两颗瓜子牙。有点憨,这是我对这个黑瘦小伙的第一印象,瑞子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山西本地司机,他会带着我前往云冈石窟、悬空寺、净土寺这些景点。

我们带着陌生人之间的疏离与客气简单寒暄一番后,瑞子发动了车子,一声“砰”的巨响让我的身体往前倾,司机好像闯祸了。左边的后视镜碰到了电线杆子,上面的镜子变成了蜘蛛网。我有些沮丧。再看瑞子已经从一脸震惊的状态恢复过来,他稍看了一下损坏的后视镜,扭头对我说了句不好意思后便一脚油门离开了。我惊讶地问,不用去修一下吗?他一笑,用轻松的语气说,不是还能看中间的后视镜嘛!这份松弛感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学的。

路上,雨一直在拖沓着车轮的前进,街上连起了一条望不到首尾的红色贪吃蛇,我不停地掏出手机看时间,瑞子不紧不慢地拿出杯子抿口茶,再自言自语似地和我介绍起山西的景点,又聊到这不同寻常的雨,突然,就说起了光绪初年的大旱。

于是,在充满水汽的狭小空间里,我仿佛看到了那场“丁戊奇荒”的天灾,大清北洋大臣李鸿章执笔书信给山西巡抚曾国荃,写下了“数省生灵,靡有子遗,我辈同归于尽,亦命也夫”这样悲壮的字句。此后经年,每逢干旱时节,似乎土地上的每一条裂痕都留有光绪初年相似的痕迹。也许,正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过这些苦难,他们拥有了可以消解苦难的松弛感。

原来真正的松弛,从不是未经风雨的安然,而是饱受风霜后的豁达。忽而,我想起了我的畜族祖先,他们又何尝不是经受了命运的鞭打后拥有了与它握手言和的达观呢!他们溯溪,翻山,被台风吹

在山西,连狗都要睡午觉。我对山西的初印象,原是从这句话里生发出来的。初看只觉几分戏谑,再品便只剩满心羡慕。别处的松弛,是刻意拿捏出的氛围感,浮于表面。而山西人的松弛,早已从空气中漫溢开来,穿过街巷,染了草木,连街巷里的猫狗,都沾染了这份慵懒。

来到这里,一人午后,整座城池便自动按下生活的暂停键,坠入悄无声息的安闲中。临街商铺拉下了卷帘门,灶台的炉火熄了,公园里的入随性往草坪上一躺,风也放缓脚步。俗世的奔波和焦灼,仿佛统统被隔在午觉之外,天大的纷扰,都要等一觉醒来再理会。

站在街头,众人皆睡我独醒的不合群让我暗自揣测他们这份松弛从何而来。是终日的面食让人晕碳?还是当水喝的陈醋,具有助眠的特效?翻开《山西省志·民俗志》,发现原来山西的午睡习惯流传已久,从明清时起,山西的商号作坊就有午间闭门小憩的传统。

一场大雨和我打了个照面,把我困在了古城的一家小面馆里。形体有些丰满的老板娘操着一口地道晋音和我聊起了这雨,真是怪哩!这几天把一年的雨都下完了。我对这话题没有丝毫兴趣,只是窝在窗户外怔怔地看着雨滴坠落……老板娘趴在桌子上摇着蒲扇,没一会儿,细细的鼾声便响了起来。

每一朵花,都是天地间的点缀。每一只蝶,都有各自的蜕变。每一棵树,都有自己的方向。每一个生命,都是天地间的主角。跌倒的痕迹,都是命运赋予的勋章。



乘荷图 (中国画) 忘川山人

因为眼神不好,小船平衡力差,跳上床的时候会摔跤,老有大猫骑在小船身上揍得小船大叫。橘宝比小船大半岁,是小船的半个妈妈,半个爸爸,整个哥哥。橘宝走到哪,小船跟到哪,橘宝守着它吃饭,搂着它睡觉,陪着它晒太阳,给它舔耳朵舔爪爪,小船因为橘宝而幸福。

橘宝不见了,小船在每个角落寻找。它开始不停嚎叫着,是那种尖细、拉长的声音。它蹲在橘宝平时最喜欢的地方,对着空气叫,冲着门口叫。叫累了,爬上我的书桌,沮丧的脸对着我。我把手伸过去,它用脑袋顶着我的掌心,看我一眼,才能安心睡觉。

小伙伴说:“它是不是在找橘宝?”我突然醒过神,小船不是在闹,是在喊一个回不来的伙伴。它心里什么都明白,记得橘宝的体温,记得每天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谁,记得谁爱它。

这两天,小船叫得没那么急了,但呜呜咽咽的,它心里一定很乱——橘宝不在了,但它的气味还在,窝还在,橘宝到底去哪里了?我没办法找回橘宝。只能在小船叫的时候抱住它,小声告诉它:我陪你一起等橘宝回来。

脆弱和痛苦不是人的专利,动物跟人一样,会害怕,会痛苦,会在半夜醒来觉得世界空空。生命在失去的时候,我们先去找;找不到了,开始喊;喊也没用了,慢慢学会把不在的那个安放在心里的一个位置,继续过日子。不是忘了,是带着那份想念,往前走。

上海咖啡香,是揉在街巷里的。老洋房的铸铁栏杆旁,老弄堂的拐弯折角处,乃至写字楼的落地玻璃窗内,总能撞上一缕缕焦香,或浓或淡,或裹着晨光暮色,或挟着江风河气,或粘着上海人与生俱来的本帮滋味。

咖啡酿就了这座城市妥帖的背景香。而要说这香气最浓稠的地方,安福路是绝对绕不开的。它不算长,从武康路拐进来,不到一公里,却三步一家小馆,五步一个窗口,宛若咖啡集散地。但是,鲜少有人探究,这条浸润着咖啡香的路,名字里藏着一段异乡情缘——它的命名,源自千里之外的江西安福县。

安福县坐落在赣中腹地,自古便有“赣中福地”“安宁福地”之称,建县史可追溯至秦始皇时期,属古豫章郡,历经两千余年风雨,文风与烟火气交织成独特的人文底色。上海与江西有关的地名有十多个:安福路、瑞金路、南昌路、九江路……

上海开埠后,安福路初名“巨泼来斯路”,1943年,以江西安福改今名。

为何取名安福,而不是福安或别的什么名?我相信这样一种推论——江西安福自古是江右商帮的重要发源地之一,明清时商人带着本地的茶叶、木竹与其他土特产品,沿着赣江、长江顺流而下,将生意铺展至江南各地,其间,许多安福籍商人在巨泼来斯路一带定居了下来。当民国时期上海改地名时,居住于此的安福人的怀乡情愫直接影响了当政者,从而把他们家乡蕴含着好寓意的名字,悄悄地融进了上海的街巷,以致黄浦江畔的梧桐影里多了一份来自赣鄱大地的温润记忆。

一天午时,我走进了安福路。这个季节的每一条街道似乎都属于梧桐树,枝叶交错,冠若华盖,遮天蔽日,将一条条道路活脱脱美化成不见尽头的杏色长廊。那日阳光正好,茂密的梧桐叶把阳光剪得碎碎的,洒落在人的肩上,也落在一家家咖啡店的招牌上。我走进一家咖啡店,空气里漫散着坚果烘焙后的焦香,醇厚,芬芳。

就着西点,捧着咖啡,开始融入安福路的清韵中。我忽然意识到,在安福路喝咖啡已然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,喝的是咖啡,其实在品一种情调,酿一份心情,也是在欣赏一道风景,或是把自己植入这道风景中。季风吹过,又有梧桐叶落下,还带着点咖啡香,带着点秋冬交替的沧桑感……是呵,也就是在这些清香的氤氲中,安福路予了我一种久违的欢愉。

终于,离开安福路。将要拐进乌鲁木齐中路时,我回头又望了一眼。忽然觉得,上海的安福路早已不只是一个地名的延续,它把江西安福的人文底蕴藏进了街巷肌理,又用咖啡香酿就了新的生活滋味。这份裹着街巷烟火、藏着异乡记忆的韵致,大抵就是生活最好的样子吧!——不用太热闹,不用太匆忙,只在细微处,涵养着抚慰人灵魂的淡淡清欢。

痛苦和害怕不是人的专利

叶檀

最近,有一个小生命没打一声招呼就离开了我。在一个晒太阳的寻常日子,家里的橘宝去后院,从此不知去向。

两年前的四月份,橘宝是毛茸茸、黄澄澄的一小团,现在慢慢长出了血肉,长成了大猫,背上有一条条的纹路,毛发油光水滑。

它是家里最野的孩子,放浪不羁爱自由。每天早上只要是晴天,它就头撞玻璃要求出门。我们习惯了傍晚举着猫条叫一声,猫猫们排着队一起回家。这一次,橘宝没回来,第二天天下大雨,第三天依然大雨。

橘宝除了野、调皮,也是最黏人的小只。晚上,我躺在沙发上看书,它躺在沙发上,用小爪爪顶着我的脑袋,我碰碰,它的小爪爪就会开花。我睡觉了,它大刺刺地躺在我的肚子上了。

就像《小王子》里写的玫瑰花,它不是一朵普通的玫瑰花,而是小王子爱的玫瑰花。橘宝不是一只普通的橘猫,因为它是我爱的那只小橘猫。

我有点魔,看到院子里所有的橘猫都觉得像橘宝,会蹲下来跟它们说话,拿着猫条去试一试。

只希望橘宝在什么地方晒太阳,或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主人家,对方也会摸摸它的肚子,让它依然是那只被人爱的特殊的橘宝。

隔了大半个月,橘宝还没有回来,它让家里另一条小生命小船陷入了抑郁。小船就是那只前年十一月的台风天夜里,顶着风雨,排除一切困难,大声嚎叫着走入我们家的独眼小奶猫。

安福路上拾清欢

文瑞

咖啡香,是揉在街巷里的。老洋房的铸铁栏杆旁,老弄堂的拐弯折角处,乃至写字楼的落地玻璃窗内,总能撞上一缕缕焦香,或浓或淡,或裹着晨光暮色,或挟着江风河气,或粘着上海人与生俱来的本帮滋味。

咖啡酿就了这座城市妥帖的背景香。而要说这香气最浓稠的地方,安福路是绝对绕不开的。它不算长,从武康路拐进来,不到一公里,却三步一家小馆,五步一个窗口,宛若咖啡集散地。但是,鲜少有人探究,这条浸润着咖啡香的路,名字里藏着一段异乡情缘——它的命名,源自千里之外的江西安福县。

安福县坐落在赣中腹地,自古便有“赣中福地”“安宁福地”之称,建县史可追溯至秦始皇时期,属古豫章郡,历经两千余年风雨,文风与烟火气交织成独特的人文底色。上海与江西有关的地名有十多个:安福路、瑞金路、南昌路、九江路……

上海开埠后,安福路初名“巨泼来斯路”,1943年,以江西安福改今名。

为何取名安福,而不是福安或别的什么名?我相信这样一种推论——江西安福自古是江右商帮的重要发源地之一,明清时商人带着本地的茶叶、木竹与其他土特产品,沿着赣江、长江顺流而下,将生意铺展至江南各地,其间,许多安福籍商人在巨泼来斯路一带定居了下来。当民国时期上海改地名时,居住于此的安福人的怀乡情愫直接影响了当政者,从而把他们家乡蕴含着好寓意的名字,悄悄地融进了上海的街巷,以致黄浦江畔的梧桐影里多了一份来自赣鄱大地的温润记忆。

一天午时,我走进了安福路。这个季节的每一条街道似乎都属于梧桐树,枝叶交错,冠若华盖,遮天蔽日,将一条条道路活脱脱美化成不见尽头的杏色长廊。那日阳光正好,茂密的梧桐叶把阳光剪得碎碎的,洒落在人的肩上,也落在一家家咖啡店的招牌上。我走进一家咖啡店,空气里漫散着坚果烘焙后的焦香,醇厚,芬芳。

就着西点,捧着咖啡,开始融入安福路的清韵中。我忽然意识到,在安福路喝咖啡已然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,喝的是咖啡,其实在品一种情调,酿一份心情,也是在欣赏一道风景,或是把自己植入这道风景中。季风吹过,又有梧桐叶落下,还带着点咖啡香,带着点秋冬交替的沧桑感……是呵,也就是在这些清香的氤氲中,安福路予了我一种久违的欢愉。

终于,离开安福路。将要拐进乌鲁木齐中路时,我回头又望了一眼。忽然觉得,上海的安福路早已不只是一个地名的延续,它把江西安福的人文底蕴藏进了街巷肌理,又用咖啡香酿就了新的生活滋味。这份裹着街巷烟火、藏着异乡记忆的韵致,大抵就是生活最好的样子吧!——不用太热闹,不用太匆忙,只在细微处,涵养着抚慰人灵魂的淡淡清欢。



夜光杯

是发呆时间,也是生活的留白。可现在,只要稍有闲暇,就忍不住拿起手机。用手机打开的世界日益丰富,但我们变得越来越没耐心。放下手机太难了,就连和朋友吃饭,都做不到全程不看手机。我们总怕会错过重要的消息,而且即便你不看手机,也会有电话进来。于是,我们少了不被打扰的整块时间。被手机打断的零散片段即拼凑起来,画面五彩斑斓却失之纷杂,虽说很多美好的回忆是片刻、是瞬间,但需要在有留白、素净的底色上凸显,当背景变纷杂,亮点就苍白。

跟写作一样,生活亦需要沉淀,我们需要放下手机,好好吃一顿饭,聊一次天,逛一次展,散一次步……不妨放下手机,给自己一段全情的投入,能专注地看对方的眼神、交换彼此的心情、欣赏眼前的风物。我们尽量让自己回到一张桌子、一盏小灯、一段安静的时间里。不是所有的消息都值得及时回复,也不是所有的空白都需要被填满。

放下手机,没那么容易。不知不觉之间,时间就大把流逝了……请看明日本栏。你还能放下手机吗 责编:郭影

十日谈

你还能放下手机吗 责编:郭影

放不下的,不是手机

北北

活的总开关,按下它,世界就开始运转;放下它,倒像是暂时切断了自己和外部的连接。

当然,便利是把双刃剑。我能察觉到,自己的写作变得浅表化。过去写东西,会沉淀一个想法多日,等成熟后才动笔,文章的结构也会随着思考的深入而改变。现在因为能随时随地记录想法,尚不成熟的想法通过AI辅助就能成文。有一

阵我生怕错过热点,公众号成文即推送,可回头看,这些匆匆而就的文章质量欠佳。手机能记录想法、能快速成文,但它阻碍了沉淀。写作如酿酒,少了沉淀,就没了佳酿。生活,日益变得碎片化。有时只是想下单洗衣,可手指一划,看见有新消息,忍不住回复;小群里有人聊天,忍不住聊上几句;聊完又随手刷几个视频号……两分钟的事不知不觉变成了二十分钟。有时,在手机上把杂七杂八的事做完,放下手机才想起,正事还没做。

这就是手机,填满了你生活里的点点空隙。曾几何时,等车、排队、饭后、睡前……都